

晚清小说期刊
新 小 说

第十七至二十号

I24
8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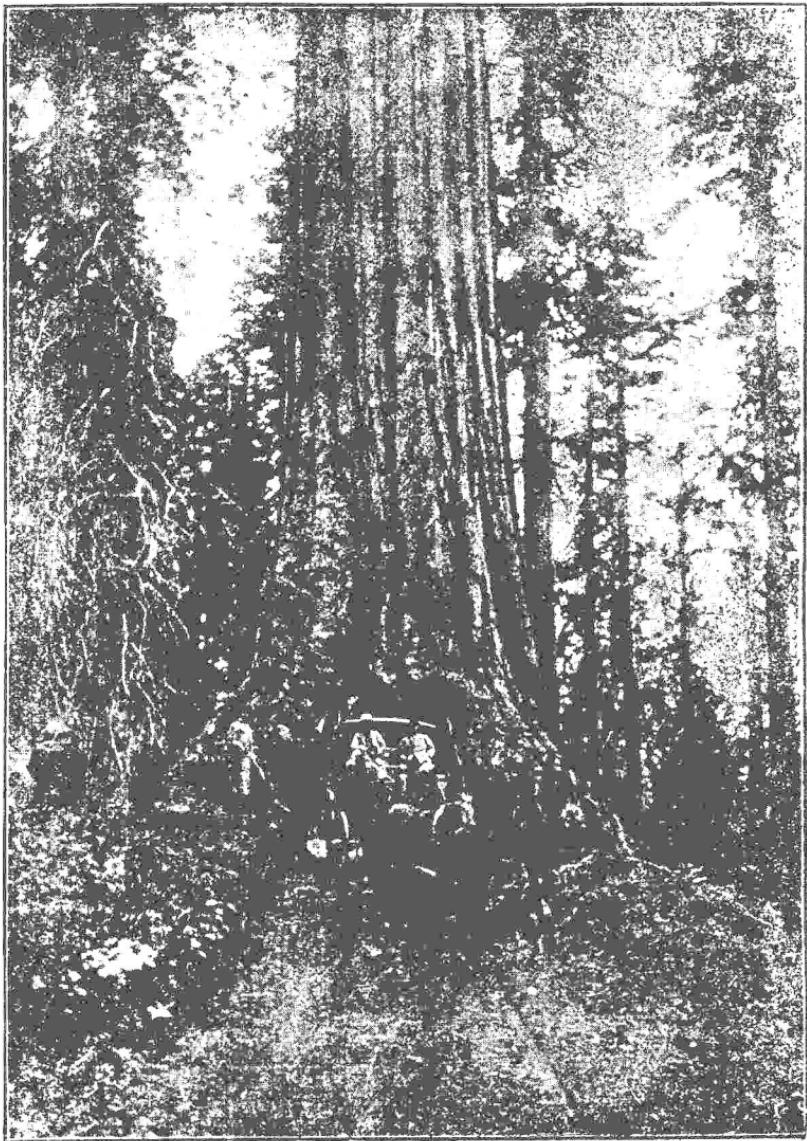
329153

新
小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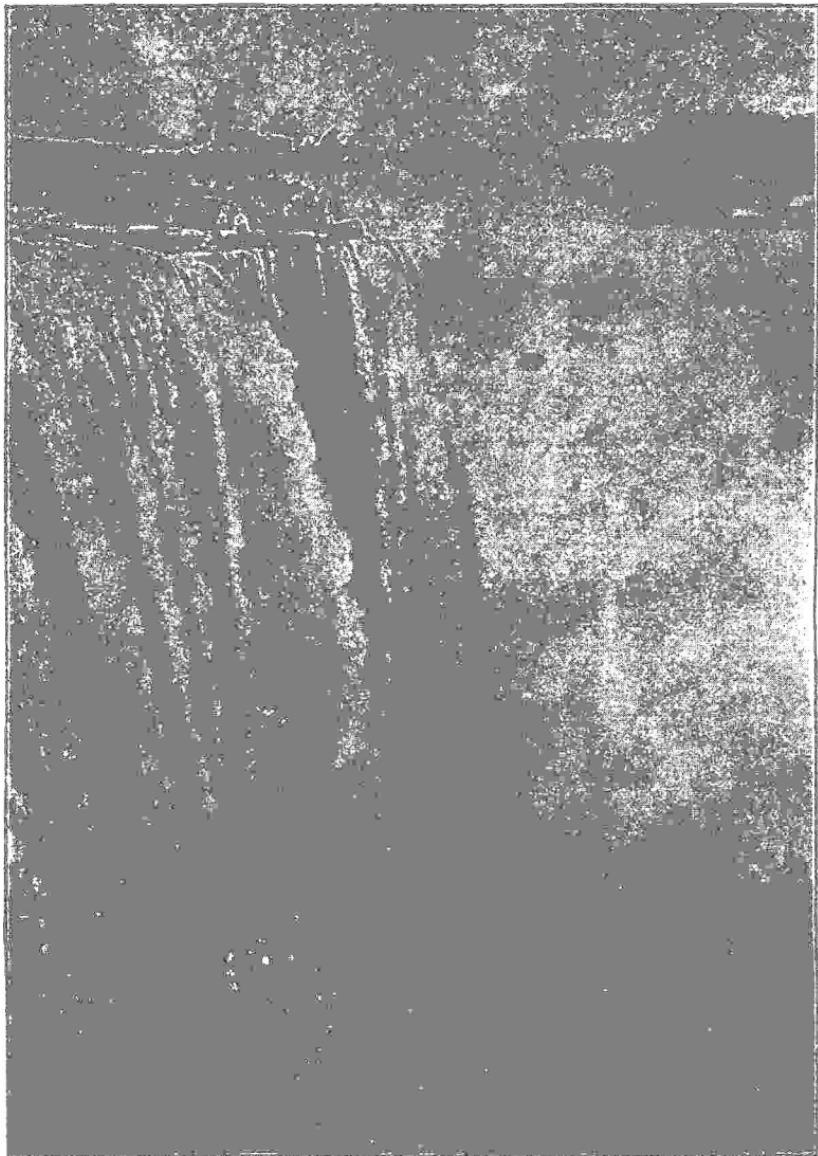


號伍年第貳第
(號柒拾第原)

(尼寬 鏽 加 國 美 在) 樹 大 之 一 唯 界 世



(刺雅那國美在) 布瀑之一唯界世



新小說第貳年第五號目錄

光緒三十一年五月

●圖 賽

世界唯一之大樹

世界唯一之瀑布

師兄弟挑燈談換帖

●科學小說

五九

海底旅行

第二十回譚歷史夜識金銀氣

憤專制深窺義士

紅溪生述

心

●社會小說

六七

九命奇冤

第十八回張阿鳳挺身作證 施智伯仗義贖詞

第十九回憤奇冤天來初告狀 行重賄勒先訪官

親 第二十回簡勒先智使舅老爺 般孺人大鬧

黃知縣

●論 說

論寫情小說於新社會之關係

松 岑

論歷史小說

七

痛史

我佛山人

第十五回待使臣胡人無禮 講實學謹衛長談

二三

●社會小說

我佛山人

●寫情小說

九三

電術奇談

東莞方慶周譯述

第二十一回作引線官場通賭棍 嘴直言巡撫報

黃金 第二十三回論狂士掠起憂國心 接電信

再驚游子魄 第二十三回老伯母遺言囑兼祧

第二十三回林鳳美公堂告狀 蘇士馬獄內著書

●偵探小說.....一〇五

毒蛇圈

第十八回幾文錢夫妻成陌路

一杯酒朋友託交

上海知新室主人譯

●附

小說叢話 錄.....一六五

浴血生

者不可入●石板上之奇對聯●日本商店之披露

●社會小說.....一二一

黃繡球

第九回申見解夫婦看文章

定主意慷慨發議論

第十回演說怪象抉盡弊端

感觸親情陳其原委

●傳奇.....一四七

祈黃樓主人

警黃鐘傳奇

第十齣 團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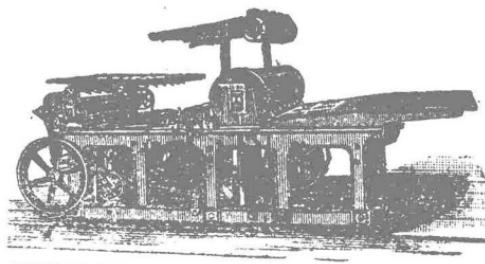
●錄新笑林.....一五七

罵畜生●帽子不要擺在頭上●和尚宜蓄髮辮●

剛毅第二●漢官威儀●兩袖清風●絕鴉片妙法

●錄學界趣語.....一六一

不忠不孝●樓梯學堂●五十元價值之妻●無用



論說

論寫情小說於新社會之關係

松岑

偉哉，小說之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也。吾讀今之新小說而喜。雖然吾對今之新社會而懼。

吾欲吾同胞速出所厭惡之舊社會而入所歆羨之新社會也。吾之心較諸譯小說者而尤熱。故吾讀十五小豪傑而崇拜焉。吾安得國民人人如俄敦武安之少年老成冒險獨立建新共和制於南極也。吾讀少年軍而崇拜焉。吾安得國民人人如南美意大利法蘭西童子之熱心愛國犧牲。生命百戰以退虎狼之強敵也。吾讀秘密使者而崇拜焉。吾安得國民人人如蘇朗笏那貞之勇往進取。夏理夫傅良溫之從容活潑以探西伯利亞之軍事也。吾讀八十日環游記而崇拜焉。吾安得國民人人如福格之強忍卓絕以二萬金鎊博一千九百二十點鐘行程之名譽也。吾讀海底旅行鐵世界而亦崇拜焉。使吾國民而皆

有李夢之科學忍毗之藝術中國國民之偉大力可想也吾讀東歐女豪傑無名之英雄而更崇拜焉使吾國民而皆如蘇菲亞晏德之奔走黨事次安絳靈之運動革命漢族之光復其在拉丁斯拉夫族之上也吾又讀黑奴籲天錄而悲焉謂吾國民未來之小影恐不爲哲爾治意里賽而爲湯姆也吾又讀風洞山（吾友吳癯庵著稿已寫定尙未出版）新羅馬傳奇而泣且笑焉謂吾國民將爲第二之亡國抑爲第二之興國皆在不可知之數也其他政治外交（去年外交報譯英文多佳者）法律偵探社會諸小說皆必有大影響潛勢力於將來之社會無可疑焉是故吾讀今之新小說而喜雖然吾讀今之寫情小說而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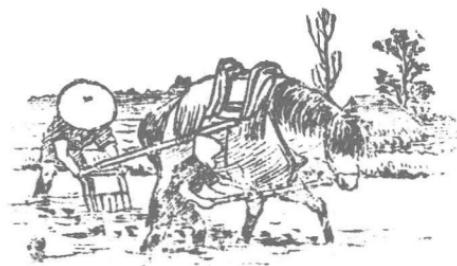
人之生而具情之根苗者東西洋民族之所同即情之出而占位置於文學界者亦東西洋民族之所一致也以兩社會之隔絕對而乃取小說之力與夫情之一脉溝而通之則文學家不能辭其責矣吾非必謂情之一字吾人不當

置齒頰。彼福格蘇朗笏之艷，伴蘇菲亞絳靈之情人，固亦兒女英雄之好模範也。若乃逞一時筆墨之雄，取無數高領窄袖花冠長裙之新人物，相與歌泣於情天淚海之世界，此其價值必爲青年社會所歡迎而其效果則不忍言矣。天下有至聰明之人而受至強之迷信者，文明國之道德與法律是也。非獨文明國然，彼觀游山，拷火御碑亭之劇本，與夫聊齋誌異，聶小倩，秋容小謝之鬼史，或嘗以見色不亂，反躬而自律焉。南山有鳥，北山張羅，使君有婦，羅敷有夫，凜然高義之言，其視宓妃神女之賦，勸百而諷一者，固殊矣。故吾所崇拜夫文明之小說者，正樂取夫西廂紅樓，淞隱漫錄，旖旎妖艷之文章，摧陷廓清以新吾國民之腦界，而豈復可變本而加之厲也。夫新舊社會之蛻化，猶青蟲之化蝶也。蝶則美矣，而青蟲之蠋，則甚醜。今吾國民當蛻化之際，其無以彼青蟲之醜而爲社會之標本乎？曩者少年學生，粗識自由平等之名詞，橫流滔滔，已至今日，乃復爲下多少文明之確證。使男子而狎妓，則曰我亞猛着彭也；而父命可。

以或梗矣。茶花女遺事，今人謂之外國紅樓夢。女子而懷春，則曰我迦因赫斯德也。而貞操可以立破矣。（迦因小說，吾友包公毅譯。迦因人格，向爲吾所深愛，謂此半面妝文字，勝於足本。今讀林譯，即此下半卷內，知尚有懷孕一節，西人臨文不諱，然爲中國社會計，正宜從包君節去爲是。此次萬千感情，正讀此書而起。）精靈狡猾惑媚男子，則曰我厄爾符利打也。而在此爲閨女者，在彼，即變名而爲蕩婦矣。（雙綫記，一名淡紅金鋼鑽，歐化風行，如醒如寐，吾恐不數十年後，握手接吻之風，必公然施於中國之社會，而舞跳之俗，且盛行羣棄職業學問而習此矣。）西俗門牌，頗通行於男女社會，此亦吾民俗所歡迎也。吾東洋民族，國粹有大勝西人者，數事祖先之教，盛行一也。降將不齒於軍事，二也。至男女交際之遇抑，雖非公道，今當開化之會，亦宜稍留餘地，使道德法律得持其強弩之末，以繩人。又安可設淫詞而助之攻也？不然而吾賓主張夫女媧之石，千年後之世界，以爲打破情天，毒殺情種之助，謂鬚眉皆惡物。

粉然盡枯體不如一塵不染六根清淨之爲愈也又不然而吾寧更遵顚頊
 (顚頊之教婦人不避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祖龍(始皇厲行男女
 之大防詳見會稽石刻)之遺教厲行專制起重戮而使絕地天之通也嗚呼。
 豈得已哉。





歷史

痛史

我佛山人

七

第十五回 待使臣胡人無禮 講實學護衛長談

話說太皇太后及德祐帝謝罷了恩。恰待起來。忽然外面又闖了兩個太監進來。大叫道。聖旨到。太皇太后德祐帝只得仍舊跪下。低着頭。不敢仰面觀看。只聽得那太監齊聲道。奉聖旨。老蠻婆子和那小蠻子仍舊住在這裡。交理藩院看管。那賤蠻婆子擰到北邊高牆裡去。只許他吃黑麪餚餽。不准給他肉吃。快點謝恩。太皇太后德祐帝只得磕了頭。說了謝皇上天恩。全太后却只呆呆的站在一旁不動。一個太監大喝道。呔。你這賤蠻婆子。還不謝恩麼。全太后道。這般的處置。還謝恩麼。太監又喝道。好利嘴的賤蠻婆子。你不知咱們天朝的規矩。那怕綁到菜市口去砍腦袋還要謝恩呢。這有你們蠻子做的詩爲證。叫做「雷霆雨露盡天恩」呀。全太后沒得好說。只得也跪下磕了頭。說了謝皇上天恩。那太監便喝叫跟來的小太監。不由分說。七手八脚。拉了全太后便走。從此

太皇太后得見了孫兒。却又失了媳婦。可憐那一掬龍鍾老淚。迄的沒有乾時。宗胡兩人初到大都。住在客寓裡。那裡得知這些原故。日間又不敢張明較著的訪問。到了夜間。胡仇便穿了夜行衣。帶了黑面具。到處窺探查訪。却只尋不着個踪跡。一連幾日如此。不覺心中焦燥。這一天胡仇獨在客寓裡坐地。宗仁往外間逛一回。聽得街上的人。三三兩兩。都說甚麼刺客刺客。宗仁留心聽時。却又聽不甚清楚。信步走到大街上去。只見一羣人圍在一處。一個個的都抬着頭仰着面。在那裡觀看。宗仁也隨着衆人去看時。原來是河北安撫使移文。到此捉拿刺客的一張告示。嚇的連忙退步。回到客寓裡。對胡仇說知。胡仇聽了便要出去觀看。宗仁道。他出了告示要訪拿你。你怎麼倒自己出去露面。胡仇道。這有甚麼要緊。我臉上又沒有刺客的字樣。手裡又不扛着刺客的招牌。他那裡便知道是我呢。說罷自去了。不多一會。便回來說道。這事狠奇怪。宗兄。你聽得麼。宗仁道。除了那個告示。莫非又有甚的事麼。胡仇道。可不是麼。我方

纔出去，聽得人說，我家朝廷又專派了欽差，從海道走天津衛來，不知是甚麼意思。起初我還以爲是個謠言。再三打聽了，却是個確信。並且打聽得欽差是姓程。已經到了天津衛好幾天了。不知爲爭甚麼禮節，却只住在天津衛。不到這裡來。我好歹去打聽打聽。宗仁道：這個是甚麼意思，却揣度不出來。去打聽也好。只是幾時去呢？胡仇道：等到將近入黑時，我只推有事出城，便連夜趕去。好在我晚上也看得見。走路是不妨的。宗仁道：正是。我從前聽胡兄說，黑夜之中能辨顏色。然而前回在河北路鬧的事，我聽胡兄說，又帶了火繩。這是甚麼意思呢？胡仇道：這火繩是我們不可少的。比妨一時之間，要尋覓甚麼細微東西。或者要看小字，却非火不行。何況那裡是我初到之地，一切情形都不熟悉。又焉能少了他呢？即使能辨得出顏色，到底要定睛凝神，方纔可見。怎及得了這個方便呢？宗仁點點頭道：這也說得是。不知今夜出去，可用這個麼？胡仇道：自然總要帶着走。宗兄爲甚只管問這個？宗仁道：不爲甚麼？我方纔洗手，打翻

了點水在你的藤匣子上。連忙揩乾。打開看時。已經漏了進去。却將一把繩子弄溼了。恐怕是你的火繩。不要弄壞了。誤了你的事。胡仇道。這個不要緊。這火繩是用藥製煉過。在大雨底下也點得着的。宗仁道。這就好了。趕着去打聽打聽到底甚事。我們在這裡好幾天了。也不會得着三宮的消息。好歹多一個人也好。多打一個主意。商量停當。等到太陽落山時候。胡仇便收拾起身。只對店家說是出城有事。今夜不回店來了。說罷自去。宗仁獨自一人在店守候。過了一天。胡仇歡歡喜喜的回來。宗仁便忙問打聽得怎樣了。胡仇道。這位欽差是原任的殿前護衛。姓名名叫九疇。福建人氏。久已退歸林下的了。今番因為聖駕到了福建。他便出來見駕。據說我們走後。陸君實已經拜了相。程護衛去見過駕時。便去見陸君實。說起我們代覲之事。程護衛便說這件本是堂堂正正的事。須得遞了國書。明白說出要覲見三宮。方纔妥當。我兩個不曾奉有國書。恐怕見不着。陸君實大以爲然。即刻保奏了他做了欽差。到這裡遞國書。他

正在要訪我們呢。宗仁道。却又爲甚麼在天津衛耽擱住了呢。胡仇道。此刻已經到了通州了。程護衛動身之前。本來就怕到走旱路不便。所以要走海路。到了天津衛。上岸之後。誰知這裡韃子早知道了。那韃官兒預先就出了一通告。示說甚麼。程九疇經過地方。有司不必敬他着。自備盤費。程九疇只許帶百人。進京朝見其餘都留在天津衛。云云。因此程護衛不會起身前進。二來也因爲不知我們消息。正在那裡打聽。此刻我們不要耽擱。趕着到通州去。會齊了程護衛。重復進來。再行設法罷。宗仁道。我們本是兩起來的。此刻怎好鬧到一起去呢。胡仇道。程護衛來的本意。本是爲恐怕我們辦不安纔來的。那國書上面。本來就空上兩個名字。只等見了你我。便把你我名字填上。一同會那韃子官兒。說明觀見三宮的意思。看他如何舉動。再作道理。宗仁道。他們說甚麼。只許百人進京。想來程護衛帶來的人不少呢。胡仇道。這回程護衛還帶來一份國禮呢。帶的是十萬銀子。一千金子。一萬匹絹緞。那搬運的人也就不少了呢。宗